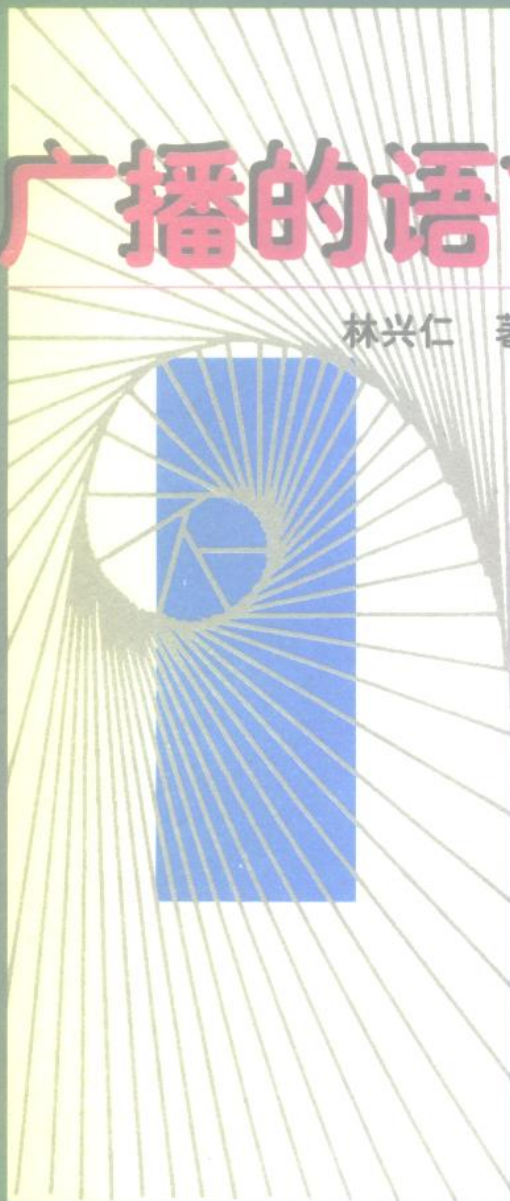


广播的语言艺术

林兴仁 著



GUANGBO DE YUYAN YISHU

语文出版社

GUANGBO DE YUYAN YISHU

广播的语言艺术

林兴仁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DA155

GUANGBO DE YUYAN YISHU

广播的语言艺术

林兴仁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 7.5印张 180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51—6,000 定价: 6.50 元

ISBN 7-80006-733-5/G·585

自序 两栖和现代科学的结合

甲学科和乙学科在一定的条件下相结合，产生一门新的丙学科，这在近、现代科学史上已成了新学科诞生和发展的一条规律。以语言学中的几门新学科为例：数学和语言学结合，产生数理语言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结合，产生心理语言学；公共关系学和语言学结合，产生公关语言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结合，产生社会语言学，等等。而掌握某两门学科知识的具有两栖素质的学者，则具有创造一门新学科的有力条件。多年来，我沿着前辈的足迹，将所学的语言学、修辞学知识和广播学、《红楼梦》学相结合，走着“甲+乙→丙”的道路，用点滴成果证明了这条道路是可通的，这个公式是正确的。读者朋友们：在各位阅读拙作之前，我敞开心扉，讲讲自己在广播学和修辞学方面学步的切身经历，跟你们沟通沟通，也许会使大家对这条科学发展的规律能够多些感性的认识，也会对想多了解广播、修辞知识及有志于开拓创新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两栖原是动物学的一个名词。两栖纲是指脊椎动物亚门里的一纲。它们具有既可在水中又能在陆上生活的特点：幼体用腮呼吸，适于水栖；成体一般用肺呼吸，多栖于陆上，如蟾蜍、青蛙。两栖的用法很普遍，如两栖植物、两栖车辆（水陆两用坦克）、两栖舰船（坦克登陆舰）等都是。我自己常开玩笑，说自己也有两栖的特点。我于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受业于王力、高名凯、朱德熙、林森诸位名家，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成为校长、著名修辞学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的研究生。这是一栖。复旦毕业后，分配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1989年调到江苏省广

播电视新闻研究所，在广播电视系统工作了25年。这又是一栖。

在我的两栖中，栖于广播是主业，是主要的。栖于语言学、修辞学方面是副业，当然是比较次要的。但我没有割断与学术界的广泛联系，信息还是灵通的，还任中国修辞学会理事、华东修辞学会理事、江苏省修辞学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理事。

两栖的特点，使我在实践中萌生了强烈的“甲+乙→丙”的两门学科相结合的愿望。由于“文革”的影响，我未能分配到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单位，不能直接从事语法修辞研究。我到广播电台工作后，努力学习柳树的品格，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成长。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已“爱”上广播，将心许给了广播。广播的实践，也迫切地呼唤着相关学科的支援，呼唤着各科理论的指导。我想：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时学的是语言专业，是语法修辞，而广播语言正属于具有口语特色的经过加工的口头语体，是应用语言学、语体学、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对象，我可以结合本职工作开展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我有时甚至惊喜地想：一旦广播学和语言学、修辞学相结合，必将闪出一门新学科的火光。

两门学科交叉的关系很多，重合的部分不少，这就给我们开辟了广泛的结合研究的空间。结合部是多点、多面、多层次的，不仅仅限制在一个小侧面、一个小范围。我想：一个称职的水平较高的广播记者和编辑，必须具有扎实的新闻写作基本功，文学、语法、修辞等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还是必须掌握的。因此，我20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以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来为广播新闻工作服务，一方面积极完成本职工作，另一方面结合实际，对广播语言、新闻写作、修辞技巧开展研究，在较多交叉重合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两栖过程中，我出版了《〈红楼梦〉的修辞艺术》（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12月版）、《语言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内

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实用广播语体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等四部专著,同时,在全国广播电视报刊及语言、修辞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这些都是我在广播和修辞方面的学步之作,现选择除专著之外的一部分论文结集出版,希望能给广播和修辞两方面的朋友提供些方便。

收入本书的有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广播语体的定格、变格、排斥、渗透和创新》,先后获江苏省第一届、第二届广播电视优秀论文一等奖;《略论叶圣陶的广播语言思想》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播业务》1985年第1期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说本人“下了苦功”完成了“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为广播电视语言的纯洁和规范而努力》则被《中国广播影视》等七八家刊物转载;至于《汉语修辞格在广播语体中的适应和局限》,则是修辞学和语体学结合的一点新收获。根据广播语言的现状和实践中碰到的广播语体问题,我大胆地设想将广播学和语体学相结合。针对当初这个设想,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胡裕树先生说“我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垦荒工作,林君既具有较高的语言学修养,又具有新闻广播工作的丰富经验,是从事此项工作的合适人选”(《实用广播语体学》序),老师的指点和评语,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经过刻苦钻研,《实用广播语体学》终于写成了。它被评论界赞扬为“填补了广播学和语体学研究中的一块空白”,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汉语广播语体的专著”;它是我将广播学和语体学结合的心血的结晶,也是甲学科加乙学科产生丙学科的一个例证。

1980年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一文,在1980年12月于武汉召开的中国修辞学会成立会议上引起了高度关注,接着,在修辞学界引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影响广泛的争论。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编写的《汉语修辞辅导教材》将我的观点作为我国现行四种修辞学体系中的一种来介绍。他们认

为：这四种体系，一种是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代表，一种以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为代表，一种以张志公先生的《修辞概要》为代表，第四种就是以我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为代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在“语言学史”部分总结了这场大讨论，专门收入“同义结构选择问题的讨论”这一条目，认为“这是汉语修辞学史上较为广泛深入的一次讨论，对于进一步明确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深化修辞学的理论研究，推动修辞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该辞典第1031—1032页）。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离不开语言，离不开修辞。将文学中的《红楼梦》学和修辞学相结合，则是红学和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角度、新领域。处在红学与修辞学的边缘上的拙著《〈红楼梦〉的修辞艺术》，朱泳贻先生称之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阐述《红楼梦》修辞艺术的专书”（《修辞学习》1986年第2期）。

我写的一些文章，有的从题目上看，好像说的不是新闻广播，实际上说的恰恰是新闻写作、广播写作的基本功。比如发表于《随笔》上的《荷叶上的水珠》，讲的是写作上精炼与丰满的关系，其中特别提到适当的重复（相当于反复）在广播中的特殊作用，正如荷叶上的水珠一样，如果全都删掉、挤干，那就变得干巴巴的，成了苟简了。

如果把语言学、修辞学与广播学的结合比成一条大江、一个大湖的话，那么收入此书中的学步文章，不过是小小的尝试，只触及了波光粼粼的水面；我的两栖，不论在“水中”还是在“陆上”，都是低浅的，但愿今后再涉深一尺，登高一步。

1993年1月于金陵

目 录

自序 两栖和现代科学的结合.....	(1)
第一编 广播语言要像活泼的流水.....	(1)
一、广播稿的语言特点.....	(1)
二、广播稿要写得像活泼的流水一样.....	(6)
三、检验广播电视语言易懂性的公式.....	(8)
四、广播电视语言的纯洁和规范.....	(12)
五、叶圣陶的广播语言思想.....	(18)
第二编 修辞格在广播语体中.....	(26)
一、“引用”修辞方式在广播稿中怎样运用.....	(26)
二、广播稿中比喻的运用.....	(28)
三、汉语修辞格在广播语体中的适应与局限.....	(35)
第三编 广播的语境和语体.....	(45)
一、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	(45)
二、广播语体的定格、变格、排斥、渗透与创新.....	(56)
三、广播表现风格初探.....	(62)
四、汉语广播语体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66)
第四编 同义结构和同义手段.....	(70)
一、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	(70)
二、关于同义结构的几个问题.....	(81)
三、同义形式选择与信息传递的关系.....	(89)
四、简介几种言语上的同义手段.....	(100)
五、从同义结构的观点研究汉语修辞学.....	(104)
六、同义手段比较法是修辞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07)

第五编 句式的选择和运用	(118)
一、谈谈反问句与直陈句.....	(118)
二、谈谈文言句式.....	(121)
三、定语后置的修辞作用.....	(124)
四、主语、谓语的位置与修辞.....	(128)
五、插说的修辞作用.....	(131)
六、谈分述与综说的修辞作用.....	(135)
七、略谈全歇后式与简歇后式的修辞作用.....	(139)
八、谈谈仿句.....	(142)
九、荷叶上的水珠.....	(145)
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	(148)
第六编 《红楼梦》的修辞艺术	(154)
一、妙极之文 巧极之法.....	(154)
二、用字得神 得体理之至.....	(158)
三、唐寅变成了“庚黄”.....	(162)
四、寻常名词的艺术化.....	(164)
五、“淌眼抹泪”的林妹妹.....	(168)
六、在京腔京调里偶尔用些方言.....	(169)
七、具有整齐美和音乐美的优美句式.....	(174)
八、壮辞可得喻其真.....	(178)
九、整齐美中的参差美.....	(181)
十、“愈不通愈妙 愈错会意愈奇”.....	(186)
十一、《红楼梦》的语音修辞手段.....	(198)
十二、失检点处与修辞.....	(216)
十三、《红楼梦》与汉语修辞.....	(222)

第一编

广播语言要像活泼的流水

一、广播稿的语言特点

从历史上看，我们是先有报纸，后有通讯社，然后才有广播。起初，广播语言跟报刊语言的差别不大。后来，广播稿的语言在适应广播特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形成的理论根据，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讲，是广播语言适应了广播的题旨和情境的需要；从语体（或文体）的角度来讲，是在广播这个特定的交际场合里，为了适应宣传的特殊交际任务和交际目的而形成了一套表达手段，并且构成了系统。为了让大家有个感性认识，先看下面一段广播稿：

“蔚兰的天空，没有一丝云。一条潺潺的溪水从卵石中间穿流而过，卵石在清澈的水中忽隐忽现，清晰可见。溪边端坐着一位长者，面庞清癯，双目炯炯有神！”

这种写法很常见，可是，在广播里如果照念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听了会“消化不良”，这不是让他们活受罪吗？著名演员孙敬修同志把这段文字改写成：

“噍，这天可真蓝哪！一点儿云彩也没有。有一条小河哗啦啦地流着。这水可清亮啦！水里有好些圆石头，像鸡蛋似的，人们都管它叫卵石，这些卵石在水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河边儿坐着一个老头儿，长得虽然瘦，可是挺结实，那双眼睛可有精神啦！”

这段广播稿，去掉了堆砌的华丽辞藻，删掉了文绉绉的词

儿，用上了简短的口语句式和活灵活现的语气词，并作了些通俗的解释说明，孩子们听得可入神了。从这儿我们可以知道，广播语言最基本的特点，是在通俗化、口语化的基础上，做到明晰动听，使人们一听就懂，一听就明白。这个特点当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在1953年就注意到了。他曾经说过：“希望写广播新闻稿的，写完之后好好儿念一遍”，“自己先来检验一下，写下来的那些语言上不上口，顺不顺耳”。（叶圣陶《一些简单的意见》，《中国语文》，1953年第1期）可见，上不上口，顺不顺耳，是广播稿的写作关键；上口而顺耳，是广播稿有别于仅供眼看的报刊语言的重要特点。围绕上述基本特点，广播语言有它自己的一整套表达手段，这里仅就词语运用、句式选择、语音安排和修辞方式四个方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词语运用上，广播稿要求通俗易懂，富有口语特征。广播往往从耳边一听而过，不像报刊语言可以反复推敲。所以用词一定要浅显明白，切忌深奥难懂。在广播稿里，经常把书面词语和文言词语变换为口头词语。请比较：

（1）部队出发了，副指导员检查纪律，楼上的东西丝毫未动，那只钢壳表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的走着。（张明《桌上的表》，见1948年4月19日《晋绥日报》）

（2）部队出发了，副指导员检查纪律，楼上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动。那只钢壳表还是放在桌子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8年4月19日改编的广播稿）

例（1）是报刊语言，例（2）是广播语言，它们句式相同，差别在用词上。例（2）把具有书面色彩的词语“丝毫未动”和“依然”分别改为具有口头词语性质的“一点也没有动”和“还是”，整个句子的口语色彩更浓了，既适合“播”，又适合“听”。有经验的播音员和广播编辑常常把“以……为由”改成“以……为理由”，“收到……之效”改为“收到……的效果”，“偶尔”改成“有

时候”，“黄昏”改为“深夜”，“与会人员”改成“参加会议的人”，等等。这样一改，就变不上口、不入耳为既上口又入耳了。

根据实践的经验，广播稿应该少用或不用生僻的专门术语，对于某些不常见的或新出现的专门术语名称，应该加上通俗性的注解。广播稿还要注意词语的规范，没有特殊需要，一般不用方言土语和外来词语。

在句式选择上，广播稿要求结构灵活，简单明了。广播语言着重于讲，带有鲜明的谈话特点，因此，它的句式富有日常谈话的风格。它大量地运用口语句式，简单句用得较多，复合句用得少，短句多，长句少，尽量少用或不用欧化句式、书面语句式 and 文言句式，至于倒装句式则最好不用。下面的句子用于广播稿就不相宜：

(3) 为期三天的三级干部会议，已于昨日结束。

(4) “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我们家乡大变样了！”李大叔高兴地说。

(5) 那几个自行车擦得亮亮的小伙子，说说笑笑地奔驰而来。

例(3)用的是书面语句式，初看觉察不到有什么问题，可是读一读就感到绕口，如果改为“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昨天结束了”，那就顺口多了。例(4)是倒装句式，用于报刊是允许的；用于广播，听起来就不知道是谁说的。可改为“李大叔高兴地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我们家乡大变样了！’”例(5)有点欧化味，“小伙子”前头附加的那个长定语非常别扭，如果改成“那几个小伙子的自行车擦得亮亮的，他们说说笑笑地奔驰而来”，就上口、顺耳了。

此外，广播稿还常用些对话应答中的语气词“呀”、“吧”、“哇”、“呢”、“啦”等，增强句式的感染力，让听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使语气顿然活起来。请比较：

(6) 在场的人们看到这情景，一个个目瞪口呆。是什么力量使船下水的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拉古王冠和阿基米德定律》播出前的文字稿）

(7) 在场的人们看到这情景，一个个目瞪口呆。唉？是什么力量使船下水的呢？（经过精心处理过的实际播出稿）

我们只要多念几遍例(6)和例(7)，就可以听出它们的明显差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孟广嘉在录制时，有意识地在“是什么力量”之前加了一个语气词“唉”，并把这个句子处理成问话语气。孟广嘉认为，例(7)的播音比例(6)不加变化地一连播到底，效果要强多了。因为这一带问话语气的“唉”，透过一个人问话，烘托出围观的“群众场面”。

在语音安排上，广播稿要避免同音拗口，尽量做到琅琅上口，声声入耳。广播是以声传情、以声感人的，如果说写文章要讲究炼词、炼句的话，那末写广播稿还需要讲究“炼音”。为了使广播一听就懂，避免歧义，遇到音同字不同、意不同的词语，要更换另外的说法。如果不更换说法，有时要闹很大的误会。据说，有一个广播站的播音员用普通话预告节目：“某某工厂的产品全部合格”，播出不久，该厂几个工人寻上门来抗议：“为啥瞎说我们厂的产品全不合格？”播音员拿出稿件一查，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看，谁的错！”那几个工人却不屑一顾地说：“不用看，反正我们没听错！”“全部”和“全不”同音而不同义，一字之差，引起了这么大的误会，责任在编辑。广播是要听众听的，工人們的抗议有理，他们没听错。如果把“全部”改为“全都”或“全部都”，那就不会听错了。再如“切记”和“切忌”字音一样，一个是千万记住，一个是千万不要；“数目”和“树木”音同义不同，“确是”和“却是”音同词性不同，在稿件中都要设法避免混淆。

广播稿还可以通过调整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添加某些助词，选用平仄相间的句子，多用叠音词，调换某些同义词等手段来调

声协律，取得“音冷冷而盈耳”（陆机《文赋》）的效果。从单双音节的角度看，单音节词声音短促，有时不容易听清楚；双音节词音节舒缓，琅琅上口。比如，“在困难和危险时挺身而出”就不如“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响亮动听。

总的说，响亮的字眼容易听清楚；音律和谐，语言就比较优美。这方面倒是可以借鉴诗歌、鼓词、快书、评话、说书等的语言艺术，如采用平仄交错、抑扬顿挫、音节匀称、节拍协调等调声协律的手法来加强广播语言的感染力。这儿不一一谈了。

在修辞方式上，广播稿要求调动适合于广播特点的各种修辞手段，以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这里只能以两三种修辞手段为例来谈。有的修辞方式在报刊的书面语里效果不错，可是在广播里效果却很差。比如引用和用典在广播评论、广播杂文中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有篇广播稿引用了荀子《劝学》里的“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个引语除了少数学过古文或读过此文的听众外，大部分听众都听不懂。像这类引用和用典，要么作古语今译，要么用自己的话语表达，要么不用，千万不能硬塞给听众。有的修辞方式在报刊中效果不佳，可是在广播里效果却很好。比如，重复（相当于反复）在报刊中，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应该忌用。可是，在广播稿里，重复常常有必要。在报刊中，前边已经说到的人名、单位名，后边再提到时，人名可改用“小王”、“老李”，或用“她”、“他”，单位名可用“这个单位”、“该厂”等，这在报刊上无可非议，可在广播中就不宜用。我们要考虑到有人可能在一个节目中间或后半截开始听广播，因此，要尽量少用或不用代名词，人名、地名、单位名等可以写出全称，有意地多重复几次。这种情况，汉语广播和外语广播的规律都一样。美国的察尔尼在《广播新闻》一书中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阿尔布莱总统要任命一位新的国务卿，他在……”，说这个例子中的“他”字用得很不明确，不知是指的总统还是指的新国务

卿，应该去掉这个人称代词，用重复的手法这样改写：“阿尔布莱总统要任命一位新的国务卿，总统在……。”“总统”一词在邻近的上下文中重复出现，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必要的重复。

对于生僻的专门术语和深奥的科学道理，比喻这个修辞方式大有用武之地。因篇幅限制，这里从略。

广播语言的这些特点都是由“口播”和“耳听”而来的，所以，我们写广播稿时如果能设身处地自己念一念，听一听，那就不会硌听众的耳朵了。

二、广播稿要写得像活泼的流水一样

叶圣陶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语言学家，这是大家熟知的；可是，有不少人还不知道，他在广播语言上也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是个广播语言理论家。

最近读了叶圣陶先生发表于《新闻战线》1960年第1期的《要写得便于听》一文^①，如得了甘霖一般。叶老说：“写这篇短文的动机是从听读报、听广播引起的，意思很浅薄，可也表达了读者和听众的殷切期望。”时过20多年，他提的“殷切期望”，对改进我们现在的广播语言仍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要写得便于听”，这是叶老对广播稿写作最简明、最朴素、最科学的概括。叶老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说明这个基本观点：“咱们听读报，听广播，也有一些经验。有时候听得完全明白，好像看了书面的文字一样。有时候心里一愣，不明白听到的话什么意思，又不便仔细揣摩，因为读报的人广播的人并不等咱们，一揣摩，以下的话就滑过去了，这就说不上完全听明白。”他举了好些听起来有障碍，使读者“一愣”的例子，颇切中广播语言的时

^① 《写得便于听》一文，收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下册）第480—484页。

弊。同时，他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修改办法，这就是：不能“只顾到用眼睛看”，要“顾到读和听”，写完稿子要“念几遍”，要“用嘴读”，要“放在嘴上去检验”。笔者在处理广播稿及收听广播的时候，也搜集了一些只顾到用眼睛看，没顾到用嘴读用耳朵听的例子，并且学着用叶老提出的简便方法去检验，不便于听的毛病就找出来了。

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的状况、条件，咱们常常用“在……的情况下”的格式，安在句子的开头，下边才说到那件事情怎么样。我们有的写稿者只顾到眼睛看，只顾到自己写得痛快，根本不顾听众能否听得懂，往往在“在”和“的情况下”之间插入了几十个字，例如：“在酷暑逼人，太阳烤得人头脑发昏，走起路来柏油马路发黏烫脚的情况下，他们整整奋斗了10天，终于完成了施工任务。”这句的“在”和“的情况下”之间，插入了20多个字的长串修饰语，用叶老提出的“顾到读和听”的方法检查，毛病就清楚了：听了前面，顾不到后面，的确是听得不顺畅。碰到这样的句式，如果换个说法，改写成：“当时酷暑逼人，太阳烤得人头脑发昏，走起路来柏油马路发黏烫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整整奋斗了10天，终于完成了施工任务。”加了一个复指，句子变短了，“在”和“下”之间字少了，读得顺当，听来明白。

在广播里，两个“的”字短语逐层修饰一个名词，最好尽量避免，三个以上“的”字短语逐层组合几乎不允许。可是，我们在广播里常常听到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字短语逐层修饰一个名词，例如：“陈总工程师介绍了小林的方案的主要内容。”用叶老的“放到嘴上去检验”的办法检验，这个句子的确是拗口、别扭，听起来硌耳。如果去掉两个“的”字，减少层次，改写成：“陈总工程师介绍了小林方案的主要内容”，听起来就顺耳多了。

有时，一个句子中遇到有两排并列的事物，在报纸上人家大体上能看得明白；可是，到了广播中，两排并列的事物挤在一个

句子内，听起来不但吃力，还可能混淆不清。例如这么一句播出稿：“今天上午，南京市三汊河菜场的营业员顶风冒雪，走街串巷，把带鱼、蹄膀、排骨、猪油、青菜、机轮酱油等送到本地区70多户老红军、红军家属、残废军人、烈军属的门前出售。”这儿，“带鱼、蹄膀”等是一排并列成分，“老红军、红军家属”等又是一排并列成分，两排并列成分挤在一句内，用叶老提出的“念几遍”的方法一检验，感到一会儿是一大堆食品，一会儿是一批军人、军属，前头听的东西和后头听的东西混在一起，不容易把握住句意。改法是把一句拆成两句，一句中只用一排并列成分，那样听起来就顺当不吃力了。

“便于听”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呢？叶圣陶先生认为“要念下去顺当流畅，语气和音节非常自然，跟平时说话一样，没有含糊不确切的词语，没有啰嗦的不起作用的词语”，“读下去像活泼的流水一样，听起来也就很顺当而没有障碍了”。广播稿的语言，听起来如果都能“像活泼的流水一样”，那简直是一种语言艺术的享受。如果我们的广播记者和编辑都能写出“像活泼的流水一样”的广播稿，供齐越、夏青这样的播音员播讲，那真如春雨润心田，广大听众是多么欢迎啊！写出“像活泼的流水一样”的广播稿，是叶老对广播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也是我们广播记者和编辑建设广播文体的努力方向，我们一定要努力追求这种广播语言艺术的美好境界！

三、检验广播电视语言易懂性的公式

我们知道，广播电视语言的基本特点，是在通俗化、口语化的基础上做到上口顺耳、明晰动听，使人们明白易懂。大家都谈通俗易懂，到底怎样才算是通俗易懂呢？好多人是凭印象，凭语感，讲起来也是含含糊糊的，没有统一而可靠的标准。在《视听界》这个笔谈专栏里，我来介绍检验广播电视语言易懂性的三个公式，也许可以使通俗易懂的特点变得具体实在一些，从而也可以